

龙虎戏

陈进轩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龙 虎 戏

陈进轩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虎戏 / 陈进轩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74-1253-4

I. ①龙…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8440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23.5印张 4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6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7
第九章	54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2
第十四章	86
第十五章	93
第十六章	100
第十七章	105
第十八章	111

中 部

第一章	119
第二章	126
第三章	133
第四章	139
第五章	146
第六章	153
第七章	160
第八章	168
第九章	176
第十章	183
第十一章	187
第十二章	195
第十三章	202
第十四章	209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24
第十七章	230
第十八章	236
第十九章	242

下 部

第一章	251
第二章	259
第三章	267
第四章	274
第五章	280

第六章	286
第七章	292
第八章	299
第九章	307
第十章	314
第十一章	319
第十二章	325
第十三章	331
第十四章	338
第十五章	344
第十六章	350
第十七章	355

一部关于性本真人本真及文学之本

真的生死风情书（代跋）	361
-------------------	-----

上 部

运河湾里的俗唱：

说瞎话，道瞎话，窗户台上种了二亩大西瓜。

光腚孩子偷去了，一偷偷了一裤兜。

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

哑巴喊，瘸子撵，没胳膊的大哥抱住了……



第一章

运河湾里起了风，风把河套里的潮气搅动起来，飘摇着穿过酸枣丛，又到苇芦荡里汇聚了，慢慢地膨胀着，棉絮似的，贴着河套里的茅草叶子滚动。明明是在脚跟前的，伸了手又抓不住，整个河套里都是起伏的了。高高低低的土丘岗子，隐隐现现的杂木林，还有从低矮的房檐上升起的炊烟，村子一下子臃肿了许多，看着不像个村子。

这是一天的清晨，冬季里的河套潮气大，潮气大的清晨先睡醒的是孩子。孩子被爹娘赶出去寻找走失的羊群或者惊了圈的牲口，孩子就捏着鼻子呼喊。先喊的是羊群是牲口，喊着喊着改成了唱，唱的是：落了日头吹了灯，睁眼闭眼黑咕隆咚。哎呀呀，嘻嘻哈，咯吱咯吱床出声……拾粪人扛着粪箕子紧一步慢一步地跟着牲口，是要等着接羊屎牛屎的。羊不屙屎，羊光尿尿，牲口也不屙屎，牲口放的是空屁，拾粪人骂着又笑了，说：“等了半天接个屁！”忽然地风停了，潮气变成了雾，雾浓得一抓一大把。贪了夜的男人被女人揪出被窝，男人起来撒尿吐痰跺脚，吼吼地咳嗽过了走出栅栏。女人也跟着走出栅栏，踩着唰啦唰啦的残雪走到杂树林里。杂树林里有被潮气坠断的干树枝子，有风刮了枯叶露出来的干蘑菇，也许还有被断树枝砸伤腿的兔子。男人拾了一大捆，女人也拾了一大捆，两大捆湿漉漉的树枝压住两个吭吭哧哧的人，露珠水珠顺着脖领子流到胸口上流到脊梁缝里。男人回家扒光了膀子抖擻，女人也抖擻，光膀子是不扒的，扒开的是怀，撩起衣襟，也擦汗也擦露珠水珠，白生生的胸口被干树枝子擦磨出了红印子，艳艳的如菊如梅。男人厚着面皮凑过去，要支着柴禾垛上身子，女人就嚶嚶地哼叽，说一句：“一

碗扁食拱的你！还要命不？”早晨人口臭，一句话就说准了。男人脚下打了滑，一股狂力闪了空，重身子摔在冻土地上，头上起了疙瘩，腰杆子跟着伤了，得好多天才能周正过来。

都说这个村子的人是兵营里留下的杂种，兵营有了年头，村子也有了年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里的兵论朝论代地替换着，村子里的女人也一窝赶一窝地生孩子。

仿佛要印证着这种说法，杂种村的姓氏杂，人也长得体魄面目大异。有顿食斗米的彪形大汉，也有猫样吃喝的瘦小男人；有的胆大，如盗如贼如寇如匪，滚油锅，戳刀子，面色是不会变的；有的怯懦，似蚁似兔似叶似尘，一泡尿冲跑了，一个屁打散了，一个喷嚏吓惊了；有的眉目清秀，举止跟学子差不多，讲究的是笑不露齿，语不聒耳；有的就广大了鼻孔，支彘了双耳，额头凸兀如锋。鼻孔大了漏财，扇风耳横生是非，这都算是败相。还有：颧骨高，杀人刀，天下铨子不可交。这是说的暴戾凶顽，沾之没有个不弄颠弄狂的。还有：龟背狼眼水蛇腰，小鬼见了躲三遭。这是说的阴险狡诈，把人卖了还能让人家跟着数钱。这都是说的男人，女人里边是别样奇特。

女人是土里仙，明明是流鼻涕扎干豆角辫的小妮子，三五年米汤水一灌，竟成了水一样花一样的鲜亮女子。头发是乌油油的亮，脸是雪花般的白，腰是颤抖着比作春柳的，胸口上却是蓬着鼓着专往显眼处长，任怎么也跟先前的模样扯不起来。还有嫁过来的媳妇，十个里是有九个发了福的，那福又发得随了季节。季节叫哭就哭，季节叫笑就笑。季节给个葱棵，捋巴捋巴，鲜嫩的是葱白。葱白是埋在土里的，没出土，白生生，出了土，绿莹莹。这又好比冬日。冬日里，家家户户的女人全缩在屋子里，喂养孩子，伺候男人。穿的是灰黑的靛青的或者老蓝布的大襟棉袄，棉袄的大襟又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截沾着饭菜疙渣，沾着孩子的鼻涕口水。下半截沾的是灰土，灰土是在锅台上磨蹭的，里边裹着油腥，大襟就成了油渍麻花的案板。下身的棉裤腿是扎着的，扎起来像布袋口，布袋里装的是两条腿，腿不见了腿形。再往上就是装屁股的裤裆，裤裆牵拉到腿弯里，裆大得装得下活孩子。从上往下看女人，女人变成了一捆树枝子一捆黍秸。

女人出形是在春暖花开之后。春苗子安上了，麦子拔尖挑旗了，公狗母狗满街跑，猫也窜房越脊地呼情求欢了，女人一下子脱了壳，女人就有了女

人形。这还不到好时候，好时候是收了新麦。新麦入囤了，麦秸上垛了，女人又蜕二层壳，夹袄夹裤不见了，身上剩下的是飘呀摇呀的单裤单褂。单褂里蹦跳的是一对活物。单裤又被屁股撑满了，裤裆就小了许多。出了形的女人黑天白天地笑，不笑能憋死。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女人是要形的，形是女人的魂。女人是不喜欢冬日的，女人在整个冬日里都被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捂巴着，她会烦。烦恼的是一年四季不见形的女人，不见形的女人一辈子没开过怀，一辈子都是个扁片子。扁片子女人得不到自己男人的喜欢，也得不到外边男人的喜欢，那样的女人倒又怕了春暖花开，怕了新麦上场之后的热闹景。因此，村子里每到新麦登场之后，都有抹脖子上吊的女人。上吊的女人临死前都会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胸口上是勒了一道道黑布条的，黑布条里又塞了大把的棉花坨坨。下身要穿棉裤，棉裤裆里塞的是棉花垫子，棉花垫子把干巴瘦的屁股蛋子撑起来。上吊的女人把自己打扮得丰满了出形了再死，死却不是好死的。不好好死的女人，死了不能入先祖坟地，先要被寄埋在地边上沟沿上，或者干脆是茅草棵里，坟头也起得没形没样，看着不像个坟头。多少年之后，这样的女人也许能跟先前的丈夫合葬并穴，也许被夫家遗忘，慢慢连坟墓也找不到了，也就永远地变成了孤魂野鬼。

这个村子的布局也跟外地不一样。东西大街是有的，当街的前后却不是规整着起胡同起院落。院落像狗拉的稀屎，拉得多的地方也许是南北胡同排列的，拉得少的地方，就成了一家两家的单丢户。要是爬上奶奶庙旁边的葭子树上往下望，整个村子又像是一个细腰大肚的埕埕葫芦，东西两头倒成了大肚子。大肚子拿一根细肠子连着，拉拉着有二里多长，怎么看都不像个稳妥村子。

这个村子还有一样奇特的是一街两头两类人。

东半截的男人大多是马背蜂腰的高挑个，西半截的男人却是齐墩墩地长成一尊虎形，连走路也带着呼呼的风声。东半截的人说话带着水音，水音细细长长，有时候还押了韵脚，连走街串巷的生意人也知道。比如冬头上来了卖烘柿子的，卖烘柿子的进了东街口，吆喝的是：“烘柿子，柿子烘，稀溜溜的甜喽……烘。”这家那家的女人走出来，围着箩筐伸手，先是抓着捏着，说：“呀呀哟，喊得馋死个人，抓到手里还是硬梆梆。”接下来又替卖柿子的喊，喊的是：“梆梆硬，硬梆梆，掂了称，掂了筐。”卖柿子的就半张白脸半张

红脸地笑，说：“这位大嫂是个有眼力的，搭眼一看就知道哪个是硬的！”女人咯咯地笑，笑着啊呜一口，还没动称呢，倒先尝了好几个，回到家掏袖筒，袖筒里还有好几个，口福是先占足了的。掏着还要自语，说：“巧话叫你说了，软硬俺不知道啊，你硬了也白硬。”话说到这里，也许指的是柿子，也许指的是别的，再明了就不好说了。到了西半截，卖柿子的就变了吆喝，不再拉音拖韵，张口就喊，喊出来的是两个单蹦字：“烘柿。”围上来的女人问一句，问的也是两个单蹦字：“甜吗？”再答：“烘甜。”又说：“尝尝？”再答：“少尝。”买的卖的都像赌着气的，多一个字儿也不说。

一来二去，天长日久了，东半截的人就有些自夸，说：“爷们从小就喝运河里的水，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运河从大南方流到大北方，水是活物，人也是活物，多了流动就多了见识。西半截的人就拿鼻子哼哼，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山石不倒五谷丰。天下之物，有谁见过流水是生根的。”生根的是山，山是紫云山，紫云山在村子的西北角。村子两头的人斗嘴，中间的人就乐了，说：“运河里南来北往，你知道谁是南来的谁是北往的？运河是青龙，喝了运河水就成龙种啊？紫云山狼豺虎豹一窝一窝的，你知道谁是谁的种？光知道山是白虎，光知道水是青龙，谁敢说谁是虎配的？谁敢说谁是龙生的？说不清的就是杂种，生在杂种村里还有什么可夸的？”两头的人都哑了声，到后来果然不斗嘴了，串门子赶饭场也都亲热得了不得，一个村子里男娶女嫁作亲的也不少。再后来，又有人东西两头地串，说是青龙也罢，白虎也罢，反正是个杂种村不好听，不如两头各取一个字，就叫紫云寨好了。紫是紫云山，云跟运是同音的，东西两头的人都满意，有人再说他们是杂种村的，一个村子的人都恼。

村子的东西两边确实有过两座兵营，两座兵营都离村子不远。东边的兵营在运河的西湾里，出村子先进入杂树林，出了杂树林再走三四百步，先看见的是牛头板搭成的瞭望哨。瞭望哨上插着旗子，旗子在风中噗嗒噗嗒地摇摆，那就是运河兵营了。兵营里常年驻防着队伍，队伍见天出操，出操是在东天边冒红的时候，出完操就没事了，接着就是吃饭。吃过饭还是没事，官兵就跳进了运河，赤条条在水里钻进钻出。过往的行人站在堤岸上往水里看，水里的官兵也挺拔了身子望岸上。岸上有女人移动，水里的官兵就打起唢呐，还比着踩水。踩水是要看功夫的，身子露出来越多，踩水的功夫就越好。踩

着踩着就露了腰露了胯，还露出一个活物摇摆着，岸上的女人就抓了瓦片抛过去，水里岸上又是一片哄笑。运河里的水是青的，浪里的官兵也成了青的，兵营里就挂起了一面青龙旗。青龙旗用的是黄底子绸缎，上面描一条青龙，青龙的下半身还在水里。水流龙击浪，威武得很，看着就招眼。

跟运河兵营不同的是，西边紫云山上的驻军不列队出操，出操是各顾各地钻洞攀岩。一晌半天地回来，有烂了裤裆的，有敞胸露背的，肩膀上也许搭了野物，也许搭的是女人的红裤带。红裤带是避邪的，不能吃能用，当官的见了也不恼。野物开膛破肚，大锅里炖了，石头上烧了，一个个吃得顺嘴流油，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一个个都像白虎。白虎军果然打出的是虎旗，虎旗竖在山口，红底子上绣的是一只白虎，旗杆下边摆一个巨大的石臼子，里边常年燃着香火。

不过，平常日子里，两边的兵营并不来往。

兵营里每年有春秋两茬阅检，第一次春检是在惊蛰前后，第二次秋检是在白露前后。阅检前的七八天里，兵营里就开始张灯结彩，还要扫尘除秽，还要列队演练，还要布阵厮杀，为的是让钦差大臣看出军威。阵势最大的那一次，是军机大臣荣禄亲自来阅检。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崇臣，兵营里是提前一个月做准备的。准备里除了不可少的操练科目之外，还包括兵员配备，器械辎重，库房粮秣。兵勇武曹，步马弓炮，都要重新编造花名册，因为兵营里的长官平时吃着空饷，荒报的兵员不在少数。临到阅检时，两边的兵营都到村子里派号差。号差是临时充数的，换上兵服一入列，谁也看不出谁是号差，号差得了好处，自然也像模像样地装着兵形。阅检结束了，朝廷派下来的大员前脚离开，兵营里后脚就让号差们回了家，有哪个号差被刀枪弄伤了腿脚，走时还发给一包红伤药。

为了派号方便，兵营里就在运河大堤西边的河湾里划了一块官地，目的是奖励号差人家。官地是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定的，两边的兵营各派出一名骑兵，骑兵相背行走，时间是一炷香。香点燃，马起步，香燃尽，马止步，马跑过的地方立下界桩，界桩里边就成了官地。一开始，号差年年都固定在那几十户人家，那几十家里有吃壮饭的年轻汉子。划了号差的人家就欢乐着恣美着，尽管入了兵营的号差会吃几天的苦，也许还有挨揍的，毕竟家里多了几亩地，睁眼算闭眼算都划算。后来经历得多了，兵营里又改了法，由固

定号差改为临时抽差，这样的好处是每一次阅检都能补齐年轻力壮的精武汉子，人数也可多可少。假若一直固定着，长了几岁年纪的就成了老兵油子，老兵油子不好使唤。这样一来，官地就说不准是谁家的了，惊蛰安了春苗子的，收了秋之后还要种麦子，但到种麦子时，也许就换了另一户人家。

不管用哪种方式，两边的兵营都跟村子有了瓜葛，闲下来的日子里，官兵们会黑天白天在村子里串门子，逢到麦收后唱封垛戏的那几天，官兵们整天整夜地不回兵营。他们从兵营里带来了酒肉，酒在锡壶里装着，锡壶吊在袍带上。袍带上边鼓囊着一个肥大的胸口，里边也许是大块的牛肉熊肉，也许是几尺青布花布，也许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兵眼尖鼻子也尖，他们知道谁家的女人是什么脾味，知道谁家的男人是什么血性，屋当门铺上芦苇席，先说的是喝酒吃肉，往往又是主家男人先醉。醉了的男人倒在芦苇席上，站起来的官兵到了里间屋，里间屋的女人撇着嘴吐口水，躺倒了还拿眼角盯着官兵的袍子。官兵的手又伸到袍子里，掏出来的是银两是花布是绒线。

女人欢喜着，官兵折腾着，一股子火劲过去，官兵也躺到芦苇席上，闭着眼缓劲装醉。主家男人就醒了，醒了嘿嘿地笑，笑着冲自家女人夸口，说：“爷的个孙，就这点酒量还来跟爷比划！”

运河湾里也有披头散发的女人，那是被打着唢呐的官兵钓出去的。女人先说的是挖野韭菜包包子呀，找酸姑娘豆泡酸醋呀，揪蓝靛草染布呀，出了村子先往高粱地里钻。麦子去了头，高粱漫过牛。荡荡漾漾的高粱地里，有风吹过，有鸟虫啼鸣，场院里的丝弦声飘过来，拿脚踩平的高粱棵里又多了男人女人的欢叫声。得了甜头的女人第二天不用听唢呐了，出了村子奔原路，高粱地里的官兵已经把酒肉摆好了，鹿皮袋子挂在高粱棵上，沉甸甸地坠坠着。女人摘下来掖到袖筒里，抓起酒壶来喝一口，喝一口又吐了，紧着再撕一块肉，肉又塞了牙，站起来要找草棒剔牙的，裤子却一滑到脚脖，原来腰带已被地上的男人拽开了。女人就呀呀地叫，说：“剔牙哩，剔牙哩，一会儿也等不得吗？”地上的人也呀呀地叫，说：“邪怪了，邪怪了，裤子怎么掉了？”女人男人都笑了，翻滚着拧成个麻花团。

麦收后的封垛戏唱完了，秋暑露秋寒霜降，节气赶着一天撵一天，转眼又是开春。到了这一年的春季阅检时，村子里会有好多女人生孩子坐月子，生下的孩子也许像这个也许像那个，从月份上算日子，一算就算到上一年麦

收天的封垛戏。再过三五个月，家家的女人走到街上，见了面不是先按辈份打招呼，招呼是藏在眉眼里的，挤眉弄眼地瞧着对方的孩子，瞧着又从怀里举起自己的孩子。孩子笑了，当娘的也笑了，人人都心知肚明，谁也不嘲弄谁，谁也不捅透。

运河湾里经多了雨水，雨水浸润了泥土，人活得土实，话也说得土实，连身体的称谓也土得形象。比如，男孩子长得粗壮，要说成“虎势”，女孩子长得妩媚清秀，要说成“巧个”。男孩子长大当了新女婿，新女婿长得挺拔，说出来的则是“好条个”，给新媳妇的称谓就变成了“好窑”。还有，屁股要么说成屁股蛋子，要么干脆说成个“腚”，与之相关连的是：腚大腰圆，窑里不闲。这是指屁股大的女人生孩子生得好，生得多。生了孩子奶孩子，奶孩子不说吃奶，要说吃“白白”，没有一个会说吃奶吃乳的。土话说到明白处，就不是土话了。隐秘须到敞亮时，隐秘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过，其间偶尔也有不土的。比如这里的人会把女人的胸腹说成“怀”，没生过孩子的是“没开过怀”。一个女人问另一个女人“怀里够吗？”，是指奶水充足不充足，不明指奶水也明白。这个“怀”字就文雅多了，不过，说的人决不是为着文雅才用的这个字。况且。运河湾里的人是往本真上活的，俗也好，雅也好，对这里的人来说都是形式。

紫云寨里好风俗，孩子落生到谁家就是谁的。孩子大了喊爹喊娘，喊的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的爹娘应了声，孩子就成了亲生自养的。

又过了几年，紫云寨发迹了一户侯姓人家。

第二章

当初，侯家在紫云寨只能说是姓侯的人家，说侯家，在称呼上就大了些。跟村子里的所有人家一样，侯家的先祖是从哪里来的，谁也说不清。从古至今，在运河两岸终年地流传着一句老话，说的是：“要问老家哪里住，山西洪洞大槐树。”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老家远得没法说，大槐树上老鸱窝。”这样的话听起来，明显地带有张扬的成分，至少是多了怀念的，但不一定真是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过来的。紫云寨人从来不说根底上的话，他们甚至于连先有的兵营还是先有的村子也撕扯不清。也许某姓人家先是漫无边际游荡的，稀里糊涂地就在运河湾里落了脚，后来又多了几姓人家，落脚的人家看中了这里的某一点好处，扒窝生根就成了村庄。不撕扯出处老根是有好处的，好处之一，是谁家跟谁家都没有扯胳膊连腿的关系，早来的晚到的，都在一个平字辈上。后来虽然论了辈份带了称呼，无非是依着年长年幼，无非是为了说话方便，也许喊个哥，也许喊个叔，并不一定真的是本家本族。

侯家安家的时候，来的是一对夫妇。男人肩上有一副挑子，挑子里有磨石有钹刀。女人背的是包袱，包袱里有家当。大襟褂子的扣鼻上，悬挂着一个巴掌大小的包包，包包里有一根银针，还有两粒红小豆。红小豆是野生的，溜溜圆，梆梆硬，还有点油哄哄的。安下家之后村里人才知道，侯家男人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干的是磨剪子钹菜刀。女人是专为小女孩扎耳朵眼的，两粒红小豆按在耳垂上，一边一粒，按住了慢慢揉搓。揉搓的血走了，皮薄了，趁着巧劲儿拿银针一戳，一戳就穿透了。针鼻上是带着一根绒线的，银针穿过去，绒线留在穿透的新眼里。过了七天，绒线自己滑落了，耳垂上的窟窿

眼眼会跟一辈子，戴金耳环银耳环全由着各自的家境门头。

侯家吃的是百家饭，百家饭是管晴不管阴的，不能出门挣钱了，吃的就是老本。侯家的女人一辈子只开过一次怀，快断经了才生下一个老秧子瓜，人却长得没个人形，头脚连起来没个布袋高，也没布袋粗。爹娘紧着张罗媳妇，从会端碗吃饭就托媒人，一直盼到老秧子瓜脸上起鸡皮皱了才定下一门亲事。这对生过费心孩子的夫妇就成了紫云寨侯家的老祖爷老疙瘩，祠堂里供着他们的牌位。留下的这两口子过倒是过下来了，遗憾的是最后连个歪歪瓜也没结，有一个儿子是在运河码头上拣的，拣的是个月娃娃。野孩子好养活，干的稀的进了肚，剩下的就是自己长大成人了，长得还真虎势。拣来的孩子进了侯家自然也姓侯，长大了娶媳妇，生下的孩子还是姓侯。

拣来的孩子叫侯余庆，侯余庆心大心野，一个紫云寨不够他窜窜的。娘的手艺是跟姥姥学的，他不想学，爹的手艺是跟爷爷学的，他不愿意学，等到爹娘一死，侯余庆就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游荡人。侯余庆离开家，先跟割头划脸游集叫街的花子背过褡子，又跟扎针拔罐子的野郎中当过托儿，还跟抽签算卦卖金口的跑过集头，还在窑子里提过大茶壶。叫街的要肚子不要脸，当托儿的咒爹咒娘不脸红，赶集头的嘴里能跑马，吃过窑姐饭的认娘不认爹。游荡了几年，手底下还是没攒下钱，不过，侯余庆倒结识了一个无本生利的师傅。师傅是个挖坟掘墓的，挖坟掘墓要眼力也要胆量，当然也要力气。这几样都是自带的，不算本钱，挖出来的东西一倒手，卖了就是钱，钱全是利钱。侯余庆跟师傅干的第一个活，是挖一个上吊死的新媳妇，新媳妇是死在婆家的。

师傅选的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叫偷风不偷雨。夜幕闭合，荒野一片死寂。他们钻进一片杂树林，杂树林里有个低矮的窝棚。侯余庆心里怦怦的，一遍一遍地追问师傅是不是真弄准了。师傅从怀里摸出酒壶，滋润润地咂一口，说：“我摸得清亮亮的，刚过门三天的大户儿媳妇，娘家人看着婆家下的葬，里三层外三层，从头到脚穿齐了戴满了……”师傅又给他传艺，传的是：新墓盗棺先伸头，好比脚底抹香油，讲究的是个快。老墓盗棺找退路，睁眼闭眼不要眼，只要心里记个数，要的是个出。师傅说，光想进不想出的，自己也成了墓中的死物。还说这一行里最讲究的是开地穴，要是不懂行的生坯子，折腾半夜也见不到棺材。师傅讲得口顺，又要熬着等时辰，竟连跟死尸亲嘴的话也说了。师傅说自己是当兵的出身，还说了两句顺口顺调的。说的是：